

王太生

印第安人有一种古老仪式,每年在玉米要结棒子的时候,年长的妇女和老人会到玉米地里跟“玉米妈妈”交流,口中喃喃,用商量的口吻与一株株玉米说话:“啊!让你的孩子——玉米种子们养活我的孩子吧!我也要让我的孩子养活你的孩子,并且要让我的孩子世世代代都种玉米。”

有些植物也有情绪。

我原住的地方,楼下长了两棵树,一棵是枇杷树,另一棵还是枇杷树。两棵树,交织婆娑,风姿绰约,到了暮春,掉落淡黄的小花,“噼里啪啦”,结了毛茸茸、黄澄澄的小枇杷果,邻居们也不摘,看枇杷枝旁逸斜出,留在树上远远地观赏。有一天,下班回家,两棵枇杷树,不知被谁折得惨不忍睹,不仅一棵枇杷所剩无几,还被折断了不少树枝。第二年,枇杷树虽照例开花,但结出的果子,稀稀拉拉。

人挨欺负了,会生气;植物被伤害了,也会生气。人生气时,气鼓鼓的,植物生气时,不会说话。人生气,会得病;植物生气,结的果就少。

生气,是生命在生长和存活过程中的一种低迷状态。因为它在生气,各方面的情商和智商被压抑着。人生气,还会找到一种方式和缺口释放;植物生气,且让它休息一会儿吧。到了来年,那两棵枇杷树,好像忘记了以前的事,又像往常一样,挂满绒绒的枇杷果。

一颗枇杷,又大又甜,圆润饱满,那是枇杷树高兴时结出的。如果枇杷树不高兴,结出的,又小又涩。或者,干脆就不结果子,树也和人一样。

这几年城市拆迁,许多老树被遗弃,父亲收留了一棵柿树。那棵老柿树被人砍首截腰扔在路边。父亲从一个扛铁锹的人手中买下,把柿树栽在楼下的花圃里。老柿树被人遗弃似乎很生气,没有一点动静,父亲沤肥浇水,冬天用糠草把树身包裹得结结实实。隔了一年,老柿树才渐渐气消,终于爆芽开花,结出的小柿子,碧绿的,挂在枝头。到了秋天,柿子渐渐深枯红,越长越大,父亲找来几根木棍,支住下坠的枝条。

木本的树会生气,藤本、草本植物也会生气。龚自珍《病梅馆记》“天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惹其生气,长成病梅。

巴克斯特是美国的一位测谎专家,他把测谎仪的电极绑在叶片上,通过电压测量观察植物的变化,水从根部上升到叶子的速度究竟有多快?结果惊讶地发现,这些叶子也有情绪。

不生气的树,能够生长千年。上初中时,校园里有一棵高大的银杏树,站在树下,我能够听到树干,水的流意。那棵树站在那儿已经千年。那时,一个15岁的少年,站在一棵大树下,在时间面前,显得多么渺小。

就让我站在树下,想象一棵树是一条立体的河吧?汁液流淌,顺着树干涌动,流向枝条。那些声音,柔波拍岸,轻得没有一丝声息。

一滴水,从树根流到树冠,需要多长时间?树的生长速度,是水的流速。树长得有多快,水的流量就有多凶猛,根须饱吸地下水汽,转换成另一种形式,只有工匠拿着斧和锯,将一棵树拦腰截断,那些液体,汹涌而出,弥散一股青涩水气。

还有一棵千年柏,站在一座古宅里。漫长的风雨际会,一半树干遭雷击已经枯死,还有一半仍绿莹莹地吐泛着新绿。因为它不生气,再加上千年,树下子孙的仰视呵护,老树依然精神矍铄。

这个世界,有生命的东西都有脾气,唯有树不去招惹它,就会没心没肺。有一户人家,人早已搬走了,树还留在那儿。那几棵小银杏树,不知道主人已经搬走,长了浓密的叶子,意犹未尽,还挂了繁密的嫩果,仍然乐呵呵地站在那儿,不解风情。

## 别离

(外一首)

千叶

每一次别离  
都默默无语  
久久凝视  
又木然离去

你怕泪水流出  
挽住归途脚步  
我怕眉心紧锁  
牵起淡淡离愁

于是  
我们相视一笑  
转过身  
又挥了挥手

终于  
你走了  
带走了深深的爱  
留下了涓涓的情

记得  
那是个淋湿的晚上  
无星无月  
只有淅沥沥的雨声……

## 灵感

诗人说  
诗是写在纸上的灵感  
哪怕只是一瞬  
也会把烧焦的爱点燃

春风得意时  
她对你冷漠  
悲伤失落时  
她光顾眷恋

她是无形的  
想来时无法阻拦  
或以物喜 或以己悲  
洗涤灵魂 抚慰情感

诗人说 她是  
梦的摇篮  
神的呼唤  
心灵的港湾……

## 有情绪的植物



赵武明

红日冉升,三危山霞光万丈;斗转星移,莫高窟历久弥新。

敦煌文化深邃博大,相交以情道契于心,温暖遇见镌刻一生。

在袅娜的敦煌乐声中,我不仅仅看到了巍峨峻拔的莫高窟九层楼,还看到莫高学堂掠过一张张灿烂的笑脸。

时间是一种势,可以删除一切沉渣,也可以淬炼一切真知,更可以驻留一切美好。夜空只有暗透了,星光才会愈加璀璨,历史所代表的时间之轴就是精神莫高文化,让心灵之旅得以升华。

此刻,我们不妨选择走近敦煌。这或许是一场穿越历史的短程,也或许是一次唤醒生命的奇遇;这或许是一场独特的研学之旅,也或许是一次灵魂的皈依。这里有沧桑凄凉的古老意境,也有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盛景。莫高窟承载千年的文化艺术,这里有精美绝伦的壁画彩塑;九层楼周身透着的金色光环,流进了圣殿,也点亮了人心。

不!我想,此刻就在敦煌,文思随动。一个书写者,特别用心。遇着,不期而会也!生命丰盈,万物有灵。以风声,以水声,我就在这里。膜拜莫高窟,走过鸣沙山,掠过月牙泉,穿过阳关,打坐雷音寺……静静地冥思,任风敲打,义无反顾地置身于此。笔尖流淌岁月,纸上抒怀苍茫。一任思绪流淌。天地之间,无非是栖身摇曳的一座驿站;人生无非是羁心绊意的事情,或喜或悲,不过如此而已。能够在文字中行走,总是美好的。

在这里,我们不仅仅是观看,也可去描摹绘画,也能手工制作,当无限接近清澈的事物时,所有的日子都充满了自信和幸福。丰盈人生,融入情感。在这所特

殊的学堂里,跟随导师行走在艺术的殿堂领略敦煌文化的精深,了解丝绸之路的兴衰,收获新的知识。这是一场修行,更是一种传承和发扬。

想走进莫高窟,那先得看电影《千年莫高》和球幕电影《梦幻佛宫》,它们可以帮您揭开敦煌与莫高窟的神秘面纱,历经千年的悠久文化给以直面的视觉冲击,身临其境地观看洞窟建筑、彩塑和壁画,领略莫高窟大精深的艺术。

曾记得,有句话,等等灵魂。是在等待自己的灵魂,还是等待有趣的灵魂终会相遇呢?对充满变数的未来,我一以贯之,顺其自然。一切不能随波逐流,也不能一意孤行,一切随心随缘。人生的平平仄仄中,因为有了遇见的温暖,所有的日子都沾满了露水和花香,在岁月辗转中不惊不扰,回忆中依然会写满敦煌给的遐思和厚重。

时光一旦被注入了情感,就会变得留恋不舍;生命的旅途一旦融入了悲欢离合,就会有了分量。身临其境石窟文物数字化工程,才能真切感受千年石窟的历史沧桑,欣喜于现代科技赋予古老文物重生的力量,更能真正理解“敦煌石窟守望者”心中那份努力实现敦煌文物“永久保存和永续利用”的迫切愿望。这里不仅拥有历史的厚重感,而且还渗透着科技的时尚感。在这段旅程中,您会见证千年莫高和现代科技的相遇,也会感受文物数字化工作者为了留住遗迹真颜与时间的“赛跑”。这里停留一刻,或许您就会成为奇迹的创造者。

美丽的而又古老的敦煌,暗藏着多少我们难以回答的谜团?来过莫高窟的人未必能读懂它,读懂莫高窟的人未必能留住它,因为它和我们一样拥有生命,既有生命,便有始终。我们想让“终”来得迟一点儿,就必须想办法来保护它、修复它、传承它。它神圣而高大,它

是我们的信仰,更是我们的寄托。无论您此刻懂不懂它,都请和我们一起来留住它。如今,莫高窟已向您伸出了那双承载千年历史的双手,和我们一起来参观敦煌壁画保护现场,走近守护莫高窟的“壁画修复师”吧。这不仅仅是一次体验,更是一次与历史的对话。愿我们一起,留住它!

时光是最好的馈赠。莫高窟旁,“胡杨树”一直在经历着生与死的较量。它们无言,挺拔着一种向上的力量。不妨,您来这里浇一滴水,就能让莫高窟绵延万年,让您亲自栽种的这一棵“胡杨树”代替您陪伴莫高窟百年。不朽的胡杨,会激励着您不断向前。

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千年后,到敦煌我们终于共赴了一场美与艺术的盛宴。在莫高窟的泥土与色彩的万般融合,时代与人文的无尽流淌中,融入敦煌历史文化的漫漫长河中,曼舞轻柔,感同身受,沐浴艺术的阳光下,静享岁月美好。

山以险峻成其巍峨,海以奔涌成其壮阔。仰望星空,砥砺前行。美丽的焰火此起彼伏,升在月明星稀的夜空中。夜幕降临,那些前来学习的孩子们放声歌唱《转瞬就是一千年》,歌声激荡在星空中。尽情地唱吧!我也置身敦煌艺术中,让时间拥有一种更为本质的力量,而人类在内心深处对这种力量存有敬畏。这里的星空是你的!那一轮明月,一定也是你的!安静地去做一件事,让时间来说话。在这里,把您心中的敦煌幻化为现实;在这里,您和时间赛跑。真正的艺术是一场修行,脚踏实地精心沉淀,触摸敦煌,走进敦煌,感悟敦煌。

穿越千年,我们不虚此行。

穿越千年,追寻一种力量。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慕学之旅,启智心灵。

千年莫高,经年一梦。敦煌有约,不见不散。



打败对手最妙的方法就是毫无意义地一个劲夸奖他。

赵春青画

陈禹

依稀记得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冬季,总有两个铁匠师傅像候鸟一样,来村里打制铁制农具(炊具)。

铁匠师傅都是邻县永康来的,或是父子,或是叔侄,沾亲带故的,彼此说着我们听不懂的永康话。后来读大学时听教现代汉语语音的教授说,永康话是浙江最接近普通话的话,我至今很是怀疑。

永康师傅也不是常年打铁的,多是冬闲时节出来赚点辛苦钱,冬闲成了铁匠最忙的季节。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们诸暨本地的铁匠很少。

永康人很勤劳,肯吃苦,又有打铁的传统,祖辈出了很多铁匠,那时永康人打铁就像义乌人鸡毛换糖一样出名。来村里打铁的时候,永康师傅会用很低的价钱租到一间闲置的旧房,楼下打铁,楼上住宿。师傅们一身土布,粗茶淡饭;白天打铁,晚睡地铺。

师傅们会在打铁的火炉上架一只明晃晃的铜罐和一只黑咕隆咚的铁壶。铜罐是用来炖饭菜,铁壶用米来煮水。吃食是自带的,菜永远是一些腌菜或干菜之类的,偶尔会带有点腊肉,等到最后收工时打打牙祭。附近的村民们与铁匠师傅彼此都很熟稔,时不时来泡碗清茶喝,或炒碗素菜、温壶米酒送过去;师傅也不会白吃,为他们打把锄头、菜刀什么的,死活不肯收钱。

村民们传说,出门揽活的永康师傅都是会拳头

(武术)的,两三个青壮年是近不了身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只知道他们都是和和气气的,从没有出手过。

铁匠是没有胖子的,不过那时的农村实在也是没有几个胖子的。铁匠们长得健硕干练,身手敏捷,满掌硬茧,古铜色的皮肤很是晃眼。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铁匠的肤色应该不是太阳晒出来的,而是炉火熏烤出来的。师傅们看着有些老相,其实岁数也不大,背脊微驼,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徒弟也只十八九岁的样子,稚气未脱,看着比我们村里的同龄人长得更结实沉稳一些。

铁匠都是沉默寡言的,他们是我见过众多工匠中说话最少的,比起见多识广的剃头师傅那种喋喋不休,铁匠简直就像哑巴了。这倒不是他们天生不爱说话,而是在震耳欲聋的打铁声中,铁匠似乎没有多少说话的机会。

师傅们的小榔头更像是一根指挥棒,把握着捶打的部位和轻重缓急。小榔头锤打的声音、动作像是传递着某种信号、信息,徒弟心知肚明,两人配合得严丝合缝、分毫不差。我们小孩子似乎看出了一点名堂,又始终没有真正看出门道来。一块铁,一段

## 铁匠师傅

钢,反反复复加热、锤打之后,最后变成一把把村民心仪的锄头、刀具,真像变戏法一样,很有些神奇。

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中,最大声的说话都是无力、无助的,师徒之间像演着一出哑剧,你来我往,默默地半天不说一句话。铁匠其实是用榔头说话的,说着只有铁匠们自己听得懂的某种神秘语言,一唱一和。这是一种很古老、很实用的另类哑语,是铁匠们世代传承的独门绝技,铁匠应该算是后来广泛用于军事的旗语的祖师爷了。

小时候我喜欢看飞溅的钢花。铁匠师傅懂得我们的心思,会很友善地招呼我们坐在楼梯上观摩,那时候我就知道钢花远比铁花好看。铁花是那种很单纯、很笨拙的红,一簇一簇的,飞不远,离铁墩头不远处三三两两地跌落,黑黑的像小鸟吃得不消化拉的屎,没有一点生气和活力。钢花蓝幽幽、亮晶晶的,像一个个小精灵,伴随着吱吱吱的爆炸声,一朵接着一朵、接二连三欢快地跳跃着,满屋子灿烂翻飞,转瞬即逝。密集多姿的钢花,形形色色的,煞是好看,事先你根本不知道它会从哪个方向冒出来,你也根本不知道它会蹦出个什么惊喜来,一朵朵绚烂的钢花就像是一个个深奥的谜语,怎么也猜不透。

我也很喜欢听打铁的声音,比起弹棉花那略显单调的弓声生动多了。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似锣似钹,时轻时重,时急时缓,时长时短,清脆简朴,契合着某种起承转合、峰回路转,富有节奏感、音乐性,整个打铁的过程,其实是在铁匠用榔头演奏着一首首乐曲,给沉闷的山村弄出许多动听的喜悦来,打制一把榔头、一把菜刀,倒真像是演奏一首名副其实的原始的打击乐。

一件农具千锤百炼打成了,师傅要反复修复看,觉得满意了,回炉加热到一定火候时猝不及防地扔进盛满水的大木桶里,嗤地一声,一股水汽就直冒出来,一件农具就算大功告成了。听大人说,最后一道工序叫淬火,别看师傅随手一扔,其实是深藏着许多玄机和经验的。

最后,师傅要在打制好的农具(炊具)上截盖一个自制的钢印,像书画家那样签名盖章,亮明自己的身份。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别具一格的“印章”了,不张扬,很朴实,这是铁匠的行规,也是铁匠的品格,让人生肃然起敬。

工业化和现代化使很多手艺工匠都慢慢消失了,最终他们都将永远消失,这是一种惊喜,也是一种遗恨。永康的铁匠师傅想必也是越来越少了,但他们的硬汉、好人形象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